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五百二十八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六十五

坊記第三十

坊音防徐
扶訪反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坊記者以其記六藝之義所以坊人之失者也此於別錄屬通論此篇凡三十九章體例不一或數經共論一事或一經惟說一事或每事引詩書結之或不引詩書無義例也程子曰坊記不知何人所作觀其

引論語曰則不可以為孔子之言漢儒如賈誼董仲舒所言蓋得此篇之意或者其所記與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辟讀譬坊防古
字通用與平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民所不足謂仁義之道也失道則放辟邪侈也嚴其禁尚不能止况不禁乎命謂教令孔氏穎達曰此節發端總明所坊之事此篇悉言

子云唯此一章稱子言之者以是一篇之總要也君子之道坊民之過辟如坊之礙水坊民者為民行仁義不足故也人君設禮以坊民德之失制刑以坊民之淫邪設法令以坊民之貪欲方氏慤曰君子有禮以坊德有刑以坊淫有命以坊欲其為坊也大矣然或失於德而犯禮或溺於淫而犯刑或徇於欲而犯命故曰大為之坊民猶踰之若失於德溺於淫徇於欲者則所謂辟也馬氏晞孟曰禮所以制中故

禮以坊德刑所以禁過故刑以坊淫命所以知分而安之故命以坊欲 應氏鏞曰性之善為德禮以坊之而養其源性之蕩為淫刑以坊之而遏其流出於禮則入於刑然人之欲無窮非坊閑所能盡聖人於是命有命之說焉命出於天各有分限截然不可踰也天命至嚴人力莫施以是坊之則覬覦者塞羨慕者止而欲不得以肆矣

案此一篇之大指坊有二義一蓄水不使不足一障

水不使有餘坊德是蓄其在內者坊淫坊欲是障其
在外者坊民理之不足兼制民欲之有餘 又案命
字鄭孔只以法令言然如應氏說亦周密故兩存之
此君子是古先聖王制禮立教者不單是人君治民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
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
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慙於上故亂益亡

慙口

箒反亡

讀無

正義鄭氏康成曰約猶窮也此節文者謂農有田里之羨士有爵命之級慊恨不滿之貌也 孔氏穎達

曰此明小人貧富皆失於道故聖人制禮而為之節文制富者居室丈尺俎豆衣服之事須有法度不至驕也為貧者制農田百畝桑麻自贍比閭相賙不令至於約也貴謂卿士之屬制其祿秩隨功爵而施則貴臣無慊恨君祿爵之薄也益漸也亡無也為亂之道漸無也不言賤者從可知也 劉氏彝曰約謂愧

恥其不足愧恥之極斯為盜矣驕謂踰違於禮法踰
違之極則為亂矣聖人差其度數定其等降上下既
分民志一定而僭偪不興於其心故亂益亡禮之制
也

存異陳氏澔曰伐冰之家不畜牛羊所以制貴而不

使之慊也

案鄭訓慊為恨少如陳說
則為快足矣從鄭為正

案坊民之道有德有刑有命而此後惟言禮者生民
有欲惟禮可以制之刑者聖人之不得已而命者亦

聖人所罕言則言禮而刑與命在其中矣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好呼報反
樂音洛據

論語好樂好字衍文
荼音徒乘繩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天下幾矣言如此者寡也寧安也大族衆家恒多作亂詩言民之貪為亂者安其荼毒之行惡之也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

乘此兵賦之法也

孔疏皇氏曰案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又云甸方八里出長

較一乘鄭云通溝洫之地則為十里若除溝洫之地則為八里案司馬法與周禮不同皇氏此說較鄭

氏旁加一里之說為勝

成國之賦千乘

孔疏案千乘之賦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周

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則是過千乘云不過千乘者其地雖過其兵賦惟千乘故論語注云雖大國之賦

亦不是過焉其兵賦之法王畿之內六鄉之法家出一人萬二千五百家為鄉是一鄉出一軍天子六軍

出於六鄉鄉為正遂為副則遂之出軍與鄉同公邑出軍亦與鄉同其公卿大夫采地既為井田殊於鄉

遂則出軍亦異於鄉遂鄭注小司徒井十為通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革車一乘十成為終十終為同

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謂公卿大夫采地出軍之制也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

鄉遂故費誓云三郊三遂又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此大判言之尊卑相十之義故魯頌云公車千乘謂大總計地出軍也公徒三萬謂鄉遂兵數也案六鄉六遂田亦宜井謂采邑則井公邑則不井說

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為雉百雉為長

三百丈方五百步

孔疏六尺為步五六三十故三百丈為五百步據此注子男五里則

侯伯七里公九里天子十二里鄭駁異義又云天子城九里公城七里侯伯城五里子男城三里與此異

也子男之城方五里

孔疏周禮典命云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以五為節國家謂成

方也是子男城方五里也

百雉者所謂大都三國之一

孔疏子男五里積千

五百步左傳云大都參分國之一子男大都三分國城而居其一是大都五百步為百雉

孔氏

穎達曰此明上下制度有限防其奢僭畔逆之事詩
大雅桑柔篇時卿大夫亦有畔而獨言諸侯舉其重
也家富不過百乘者諸侯之卿采地 方氏慤曰千
乘百乘皆以所出之賦言之 葉氏夢得曰先王辨
貴賤之分而諸侯大夫等差如此者蓋坊民為主其
弊也諸侯倍畔以相篡所謂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
者此也 陳氏澔曰貪猶欲也荼苦菜也毒螫蟲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左傳云唯卿備百邑地方百里也

直云為卿百邑未知天子諸侯公卿大夫采地大小
案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
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又云采地食者皆四之
一說者據以為公食百里卿食五十里大夫食二十
五里其諸侯則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三公同俱
方百里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五十里公之大
夫與侯伯之下大夫俱方二十五里其子男之地唯
方二百里以下其卿之采地不得復方百里易訟卦

注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鄭
注論語云伯氏駢邑三百家云齊下大夫之制似公
侯伯下大夫唯三百家不與禮同也

案論語曰貧而樂此曰貧而好樂樂則自得好樂則
荒好樂無荒詩所戒也一字之訛謬以千里石梁王
氏之疑不為無見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
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別彼列反
朝直遙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位朝位也 孔氏穎達曰疑謂是

非不決當用禮以章明之微謂幽隱不著當用禮以
分別之 葉氏夢得曰貴賤以爵列也爵以詔德觀
其貴賤則知德有厚薄衣服以功賜也服以顯庸觀
其衣服則知功有小大至於朝廷有位則爵命衣服
所自居也民之視其位則知其定分而行遜避矣故
曰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通論方氏慤曰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故不迎尸於

門外以明其疑士唯說齊衰於公門以表其微 葉
氏夢得曰章疑異於決疑疑者似同而異章言其顯
也決言其成也別微異於明微微者似有而無別言
其有辨也明言其既著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自此至犯君一節明章疑別嫌恐
尊卑相僭使人疑惑之事

案以下分兩大支一言辨上下一言別內外皆以夫
禮句提起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相息亮切盍音

曷

正義鄭氏康成曰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

孔疏書葬則當稱葬楚越某王辟王之名故不書葬

臣者天君

孔疏言臣尊君如天

稱天

子為天王稱諸侯不言天公辟王也大夫有臣者稱

之曰主不言君辟諸侯也

孔疏周禮云主友之讐是臣下自稱已大夫之君稱

主不稱君若汎例言之大夫有采地者亦稱君喪服傳為其君布帶繩屨是也大夫自相命亦稱主左傳晉士句曰事吳敢不如事主是也稱大夫妻亦曰主魯語季孫問文伯之母曰主者亦有以御服乎是也

此皆為使民疑惑不知孰者尊也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也求不可得人猶惡其反晝夜而亂晦明况於臣之僭君求不可得之類亂上下惑衆也 方氏慤曰

日者人君之象在天者既無二日有土者故無二王大而有土者既無二王小而有家者故無二主凡此

皆以尊無二上故也故曰示民有君臣之別君臣之別晝夜之象也其可亂之乎故引逸詩以况之

案家無二主妻統於夫庶統於適皆是尊無二上官有家宰會有主盟師有元帥席有長賓皆是春秋之法諸侯請諡於王則以諡係爵如葬蔡桓侯不請諡於王則但從其臣子之辭若齊桓公晉文公不係爵見非王命也 又案越至昭公始見經定十四年允常卒勾踐立敗殺吳闔廬于檣李允常卒不書未赴

也越通中國最晚勾踐之卒又在春秋後何緣得書越喪楚越並稱不考之失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正義鄭氏康成曰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也其非此則無嫌也

孔疏謂此非先王先公子孫不有相承繼之勢

則無所嫌疑得同車也

僕右恆朝服

孔疏僕及車右身衣朝服故曲禮云乘路馬必朝服

是也其朝服之內則有虎裘狼裘故玉藻云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

君則各以時事

唯在軍同服

孔疏左傳云均服振振取號之旂又鞶之戰公羊傳云逢丑父為齊頃公車右

衣服與頃公相似是在軍同服

馬氏晞孟曰王祭賓客有旅賁服

王之服而趨節服氏服王服以維王太常其在軍陣則射人命有爵者乘王之倅車而皆無與王同車者餘論陳氏澔曰不同車以遠害也篡弑之禍常起於同姓故與異姓同車則不嫌黃氏乾行曰魯桓公如齊齊襄公使公子彭生乘桓公公薨於車則弑君於車不必同姓也羽父使賊弑隱公於窩氏則同姓

之弑不必在車也嗚呼人君鑒此亦謹於微而已矣
案周道親親合之以食而弗殊親親也君不與同姓
同車以防篡弑有是理乎若同姓能弑君於車豈異
姓不能弑君於車乎人人而坊之直無同車者而可
矣今不與同姓而與異姓以為示民不嫌何哉陳恒
夏徵舒異姓也叔向曰國將亡其宗族枝葉先落則
公從之為此言者亡國敗家之言也傳曰親不在外
羈不在內親以在外為嫌已當春秋末造又荆楚蠻

方之所為非文武周公大封同姓意矣如又以同車
為嫌是為君之同姓者在內亦嫌在外亦嫌也不抗
劉之與盡逐而去之不止矣此可以為訓耶吾意春
秋多猜暴之君如晉獻公之屬斬刈骨肉誅鋤斥逐
之餘間有存者亦視若芒刺而務疎之又嬴秦刻薄
既得天下而子弟為匹夫懼其崩離缺望胡越起於
輦下於是有同姓不同車之令凡此二端理或有之
作書者不知裁擇且妄託為夫子之言謬之謬者也

黃氏之說未盡故引而伸之其曰謹於微自平允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
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正義鄭氏康成曰亡無也食謂祿也在上曰浮祿勝
己則近貪己勝祿則近廉方氏慤曰賤不貪貴貧
不慕富則無爭奪之禍矣故亂益亡熊氏安生曰
貴賤謂爵之尊卑貧富謂祿之厚薄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

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

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巳斯亡

衽而審反
上時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犯猶僭也齒年也禮六十以上籩

豆有加貴秩異者良善也言無善之人善遙相怨貪

爵祿好得無讓以至亡巳 孔氏穎達曰詩小雅角

弓篇引之証上每事預讓也 方氏慤曰禮六十以

上籩豆有加故觴豆以犯齒言三命不齒席於尊東

故衽席以犯貴言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故朝廷以

犯君言

存異陳氏澔曰爵酒器也嚴氏云兄弟有因杯酒得罪而怨者此為持平之論以解之言人之相怨各執一偏而不參彼己之曲直故但知怨其上而不思己過然其端甚微或止因受爵失辭遜之節而或至於亡其身亦可念矣

案古人謹禮於微皆所以預遠不敬也受爵不讓則犯齒犯貴犯君矣此詩主不令兄弟言之朱子詩傳

兄弟相怨相讒以取爵位若晉之奚齊齊之荼皆至
於已斯亡者也豈杯酒之謂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
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先後並去聲
一二章並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寡君猶言少德之君言之謙方

氏慤曰貴人而賤已則不驕先人而後已則不爭故
民作讓書曰汝唯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唯不伐
天下莫與汝爭功楊子曰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

高之皆謂是矣

案莫尊於君而已之君猶為之謙則在已者無所不讓可知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偕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偕死而號無告

偕音佩畜詩作勗號平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不偷於死亡則於生存信偕死而號無告言死者見偕其家之老弱號呼稱冤無所

告理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坊人僭死嚮生之事利
祿之事假令死之與生並宜俱得則先與死者而後
生者則民皆不僭於死者也亡謂身為國事亡在外
者先與在外亡者而後與國內存者則民皆仁厚可
以大事相付託也詩邶風燕燕之篇 方氏慤曰死
謂為國家死其事者亡謂為國家亡而在外者利祿
之所施不必及其身也錄其人之功以及其親族若
周官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禮言去國三世爵

祿有列於朝之類是也以死者君心猶所不忘則民勤於孝思矣故曰民不偕以亡者君心猶所不絕則民勉於忠義矣故曰民可以託

存疑鄭氏康成曰此衛夫人定姜之詩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為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

孔疏所引詩衛莊姜送歸

妾也鄭與詩注不同者後得毛傳故也

孔氏穎達曰詩言歸妾戴嬀

念先君莊公以婦道勛勉寡人寡人莊姜自謂姚

氏舜牧曰畜養也謂思及先君畜養寡人以證利祿
先死者而後生者之意

案此詩有遠送于野之語則作戴媯大歸為是畜當
依毛詩作勗 又案詩意謂戴媯以思先君勉莊姜
非謂戴媯思先君故以婦道勉莊姜也疏未安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
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正義鄭氏康成曰人君貴尚賢者能者而不吝於頌

祿賜車服則讓道興賢者能者人所服也技猶藝也
人尚德不尚言約與先互言耳君子約則小人多矣
小人先則君子後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
其德 孔氏穎達曰此明尚賢能重言行之事約謂
省約 方氏慤曰貴人而賤祿尚技而賤車皆謂任
賢使能錫予之無所吝也上之所化如此不徒事空
言而已必有以踐其言焉故繼之以君子約言小人
先言

案論定後官位定後祿虞書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而後車服以庸古帝王慎重爵祿如此又可賤乎賤祿賤車亦記禮者過也注云貴有德尚有能而不吝於班祿賜車斯得之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施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酌猶取也取衆民之言以為政教

則得民心得民心則恩澤所加民受之如天矣言其尊也蒞臨也報禮重者猶言能死其難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詢謀也芻蕘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 孔氏穎達曰詩大雅板之篇引之證上酌民言之事 陸氏佃曰酌之於民還以治民我無為也順民而已豈有犯哉 方氏慤曰不酌民言則事或妄行故曰犯 輔氏廣曰上酌民言則上敬其下下天上施則下尊其上古人惟

民是畏信則使民之可信讓則制行不以已故民尊
君如天盡敬事之誠

存疑孔氏穎達曰在上不取民言違戾於下則民怨
怒以犯於上若不仰君如天雖有君恩而在下不領
則禍亂之事起也

案此為人君自用者坊也酌民言不欺於民而信不
驕於民而讓也天天之也王心虛公協於克一即是
天道故民從而天之犯屬上亂屬下上犯則下亂孔

氏合犯與亂為一文義不順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

已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履作體

正義方氏慤曰已不矜伐故民不爭且能無已故怨

益亡 陳氏澔曰詩衛風氓之篇履當依詩作體謂

卜之於龜筮之於著其卦兆之體皆無凶咎之辭也

以無咎明不爭不怨之意

存疑鄭氏康成曰爾汝也履禮也言女鄉卜筮然後

與我為禮則無咎惡之言矣言惡在已彼過淺也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

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

度音鐸
詩作宅

正義鄭氏康成曰度謀也鎬京鎬宮也言武王卜而
謀居此鎬邑龜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此臣歸

美於君也

案記不言君所引武王成之
詩則以稱君為稱人之證也

存疑陳氏澔曰詩文王有聲之篇謀度鎬京之居武
王之志已先定矣及以吉凶取正於龜而遂以為正

是武王不自以為功而讓之龜卜也

案讓之龜卜與記文稱人意不

合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子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

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女讀汝於乎音嗚呼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陳篇名在尚書今亡

孔疏言今亡者鄭不

見古文尚書故也

嘉善也猷道也順行之也

陸氏佃曰臣

良君顯以良故顯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君陳蓋周公之子

孔疏書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

正東郊作蔡仲之命皆是父卒命子故知周公之子

伯禽弟也惟良顯哉美君

之德

孔疏既歸德於君又歎美君德曰於乎是君德良善顯明哉

辨正林氏之奇曰君陳漢孔氏但曰臣名鄭康成注禮記坊記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蘇氏陳少南俱以為非而陳少南為詳明謂周公命康叔成王命蔡仲見於告戒之辭如是之審況周公叔父有大勲勞於成王今命其子以繼父事何無懿親之語若

言他人然決無是理也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

無良

大音泰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誓尚書篇名克勝也非予武非我武功也文考文王也無罪則言有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 陳氏澔曰引以證善則稱親之義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

正義鄭氏康成曰弛猶棄忘也孝子不藏記父母之

過無改不以已善駁親之過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

在尚書

孔疏案其惟不言在尚書說命篇言乃懼在無逸篇鄭不見古文尚書見尚書序有高宗

之訓謂有此語也

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謹當為歡其

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

通論葉氏夢得曰書言乃雍雍則和之至此言乃謹

謹則樂之至也

案弛其過為善以蓋前愆則親之過忘此易幹蠱之義不僅子為父隱也敬其美有善繼善述意不僅善則稱親也引書以證三年無改蓋高宗之父小乙在商為中主其事必多可改高宗三年之內絕不言及三年外乃言改之故人樂其能改又嘉其不遽改也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

正義鄭氏康成曰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此所謂不倦匱乏也孝子無乏止之時孔氏穎達曰詩大雅既醉篇美成王告太平之詩

餘論葉氏夢得曰雖從命而有所謂不從命故曰從義不從命雖微諫而有所謂不微諫故當不義則諍

之雖無怨而有所謂可怨故號泣於旻天於父母事親至於可怨則在己者已盡故次之以不匱 陳氏
澔曰從命不忿謂承受父母命令之時不可有忿戾之色蓋或以他事致忿而其色未平也一說忿當作
怠

案忿作怠為是親命當從則從之而不敢怠所謂敬其美也或不可從則幾諫以望其改所謂弛其過也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

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

正義鄭氏康成曰睦厚也黨猶親也合族謂與族人
燕與族人食令善也綽綽寬裕貌交猶更瘡病也

孔氏穎達曰君子因親睦之道以會聚宗族為燕食
之禮詩小雅角弓篇刺幽王不親九族之詩言此有
德者善於兄弟故綽綽然而有寬裕無德者不善兄
弟交相為病害 方氏慤曰於父母之黨猶且睦之
況父母乎 馬氏曰附而相顧者睦也秦康公送晉

文公至於渭陽親之至也贈之以車乘惠之至也繼之以瓊瑰玉佩言其愛之無已也此為睦於父母之黨

案父之黨四母之黨三皆父母之所愛也睦之則父母之心悅故可為孝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

上衣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可以乘

其車車於身差遠也謂今與已位等 孔氏穎達曰

衣在身車比衣稍遠故可以乘其車若尊卑懸絕不

可傳通車服故知與已位等但是父之執故不可衣

其衣也 方氏慤曰衣於身最密前經言君與異姓

同車不同服亦以是而已夫孝所以事父也於父之

執猶且如此則孝之所及廣矣故曰君子以廣孝也

陳氏澔曰廣孝謂敬之同於父亦錫類之義也

黃氏乾行曰此上兩章皆承前章孝子不匱而言由

父母推之而睦於其黨又推之而敬於其執然則君子安往而不為孝哉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養羊尚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辨別也 輔氏廣曰養而不敬有之矣未有敬而不養者也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辟音

壁

正義鄭氏康成曰同位尊卑等為其相褻辟君也忝

辱也為君不君與臣子相褻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 孔氏穎達曰尚書太甲三篇伊尹戒太甲之辭 陳氏澣曰言君不君而與臣相褻則辱其先祖以喻父不自尊而與卑者同位亦為忝祖也

案不同位謂受爵於君不敢與父同列與三賜不及車馬同義辟法也尊也或謂父亦可稱辟易所謂嚴君也此蓋斷章取義耳然終不若陳氏澣以君喻父之說為確也鄭注先以書之本義言之而後並言君

父其義可知矣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

正義鄭氏康成曰孝上施言慈則嫌下流也戲謂孺子言笑者也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歎謂有憂戚之聲也方氏慤曰父母在不稱老與曲禮恆言不稱老同義孝所以愛親慈所以愛子言孝不言慈者慮其厚於子而薄於親故也閨門之內

欲其和而已故戲而不歎 陳氏濬曰閨門之內謂
父母之側戲而不歎非事於戲也謂為孺子之容止
或足以娛親云耳

總論葉氏夢得曰自君子約言至惟良顯哉皆君臣
之事自善則稱親至戲而不歎皆父子之事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長竹
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長民謂天子諸侯也 葉氏夢得

曰老近於親者也近者猶敬於上則親者民必知孝

於下矣

存疑張氏曰朝廷二字疑衍

案公事之地皆謂之朝廷如入學鄉飲鄉射皆是非
衍也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
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事有所尊事也

孔疏言所以祭
祀有尸宗廟有

主者示民有
所尊事故也

孔氏穎達曰人君脩立宗廟恭敬祀

事者教民追孝於親也 方氏慤曰尸用於祭祀之時主藏於宗廟之內為尸以象其生為主以寓其存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所以言示民有事也追孝與祭統追養繼孝同義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

利而忘義

食禮之
食音似

正義鄭氏康成曰祭器籩豆簋鉶之屬也有敬事於
賓客則用之謂饗食也盤盂之屬為燕器君子不可
以其薄不及禮而不行禮亦不可以其美過禮而去

禮禮主敬廢滅之是不敬易辭在既濟

孔疏九
五爻辭

既濟

離下坎上離為牛坎為豕東鄰謂紂西鄰謂文王言
殺牛而凶不如禴祭殺豕受福喻奢而慢不如儉而

敬也

孔疏此據一國風俗奢儉不得
以天子諸侯俱用太牢為妨

春秋傳曰黍稷

非馨明德惟馨信矣引詩者言君子饗燕非專為酒
殺亦以觀威儀講德也 孔氏穎達曰前經坊民以
為孝之道此經教民以為敬行義之事非薄也沒過
也君子不以貧窶菲薄廢禮不行不以財物豐多華
美其事沒過於禮易言奢而慢禮不如儉而恭敬實
為神所福祐也詩大雅既醉篇言成王祭祀合於禮
儀既盡也言君臣盡醉以酒至於祭之末觀十倫之
義盡飽以德也 葉氏夢得曰祭器所以事神非同

於所安也致敬於賓客則用之亦所以神事之也少
之為貴以其內心也故不以菲廢禮多之為貴以其
外心也故不以美沒禮惟其不必美也故饋而後食
既醉而飽以德惟其不必菲也故殺牛而祭不如夏
禴蓋君子無意於菲美者示其遠利有志於飽德者
示其恩義民之反此乃至於爭利而忘義故不言坊
者以其事示之而已矣

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

教敬也醴酒在室醕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
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
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

笑語卒獲

齊側皆反醕音體度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戒謂散齊也承猶事也淫猶貪也

澄酒清酒也

孔疏澄酒澄齊也以其清於醴齊醕齊故云清酒

三酒尚質不

尚味

案此醴酒即禮運醴醕此醕酒即禮運棗醕此實三齊而言酒通名耳非昔酒事酒之三酒也

據孔疏云三酒味厚以示民不淫故知非彼三酒也
禮運有玄酒在室故云醴醕在戶此云在室戶之內

即室也

上下猶尊卑也主人主婦上賓獻尸乃後主人

降洗爵獻賓也

孔疏皆儀禮特牲文

祭有酒肉羣昭羣穆皆至

而獻酬之咸有薦俎也堂上堂下言祭時肅敬之威儀也卒盡也獲得也言在廟中者不失其禮儀皆歡喜得其節也孔氏穎達曰此明祭祀恭敬之義使禮儀各得其所醴齊醞齊澄酒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貴薄賤厚示民不貪淫於味也尸飲三衆賓飲一尊上者得酒多卑下者得酒少是示民有上下也

因祭祀之酒肉於祭祀之末聚其宗族昭穆相獻酬
教民相親睦也祭祀之時在堂上者觀在室之人以
取法在堂下之人觀堂上之人以為則上下內外更
相做法也詩小雅楚茨篇言祭之禮儀盡合其法度
笑語盡得其節制也 方氏慤曰為君尸者大夫士
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故云過之
趨走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于中雷飯于牖

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于壙周人弔于家示民不偯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飯音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遠之所以崇敬也阼或為堂既葬哀而哭踊於是弔之從周周於送死尤備也 孔氏

穎達曰此明送喪漸遠弔哭有節示民不偯之事鄉飲酒禮主人迎賓至門三辭至階三讓皆主人先入

先登是每進以讓也殷人即壙上而弔於送死太簡

周人孝子反哭至家乃始弔於送死殷勤是情理備

至故云吾從周也 葉氏夢得曰賓禮所以接人欲

其有文則每進以讓喪禮所以送神欲其至敬則每

加以遠惟其進以讓故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

惟其加以遠故事鬼神而遠之也殷人練而祔之遠

也故近而弔於壙周人卒哭而祔之近也故遠而弔

於家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周人尚文而送死

尤備故從周

存異徐氏師曾曰子云死民之卒事以下應各為一章蓋孔子從周者以喪禮大備於周也不止謂上文弔於家一事

案喪禮孔子從殷者多矣此斷指反哭一事詳見檀弓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

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升自客階受弔賓位謂反哭時也

孔疏以承上文葬於墓故知為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即父

位也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孔疏

文九年公羊傳文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孔疏是史之策書臣子稱

君也奚齊與卓子皆獻公之子也獻公卒其年奚齊殺

明年而卓子殺矣孔疏僖九年秋九月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十年

里克弑其君卓是踰年稱君也弑父不子之甚孔氏穎達曰此明

民追孝於親諸侯未終喪不得稱君示民不爭之事
既葬反哭之時孝子升自客階受弔於堂上西方賓
位之處不敢在東方以即父位示民追孝之心也未
終三年之喪嗣子不合稱君所以然者示民不令父
子相爭也 葉氏夢得曰升客階不敢代父也受弔
於賓位不敢為主也不敢代父而為主者不忘親也
故曰追考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則是
君不言而冢宰攝之也以其不言故未終喪止稱曰

子

案未葬稱子尸柩猶在也葬即稱君臣子之辭國不
可一日無君也在國史則明年正月必書即位不論
未葬已葬正一君之始也在嗣君則於封內三年稱
子孝子之心不忍君也孔子春秋三年內弑書君正
名分明君臣之義也會盟則稱子存惻隱明父子之
仁也此言未沒喪不稱君似指孝子三年稱子而引
奚齊卓子又似指未葬稱子已葬稱君豈互舉見義

歟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
謀仕惟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
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
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
阼階即位于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
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弟與悌同長竹文
反饋又作餽音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貳不自貳於尊者也自貳謂若
鄭叔段者也君子有君謂君之子父在者也不謀仕
嫌遲為政也卜之日謂君有故而為之卜也二當為
貳惟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晉惠公獲於秦命
其大夫歸擇立君曰其卜貳圉也不疑不疑於君之
尊也父母在身及財皆當統於父母者也有猶專也
臣亦統於君車馬家物之重者 孔氏穎達曰此明
事君父之道君無骨肉之親若不為重服民則疑君

不尊今喪君三年與喪父同示民不疑於君之尊也

方氏慤曰孝以事君者推事父之道以事君也弟以事長者推事兄之道以事長也若是則臣不敢貳於其君幼不敢貳於其長矣故曰示民不貳也不敢有其身傳所謂為人子者無以有己是也不敢私其財者經所謂不有私財是也若是則上之勢不分於下故曰示民有上下也曲禮曰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君之所賜且不敢受況專之以授人乎故曰示

民不敢專也 葉氏夢得曰忠孝弟順其本一也以其本一故有君不謀仕而其喪君亦如為父三年君統臣者也故天子無客禮君適於臣則為主父統子者也故父在子不敢有其身私其財以為饋獻 輔氏廣曰子不敢有其身臣不敢有其室一心也貳其君者不以事親者事其君也

案或謂君子既有此君不可謀仕他國唯筮仕之日則可舉兩國之君以卜之耳豈既仕有君而可貳心

乎此與注異存之以備一說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獲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

貴祿而賤行

先後並去聲菑音緇畬音余賤行之行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謂所執之贄以見者也既相見乃奉幣帛以脩好也或云禮之先辭而後幣帛財幣帛也利猶貪也辭辭讓也情主利欲也饋遺也不能

見謂有疾也不視猶不內也易言必先種之乃得獲
若先蓄乃得畬也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行猶事也
言務得其祿不務其事 孔氏穎達曰此明坊民使
輕財重禮貴行賤祿之事先行相見之禮是先事乃
後用幣帛是後祿也先用財而後行禮民則化之貪
於利也與人相見無辭讓之禮直行已情則有利欲
故民為爭君子於人之饋已者已若疾病不能見其
所饋之人則不納其所饋之物也易无妄六二爻辭

六二居中得位合事九五被六三所隔不得往仕是

道之不行雖食其祿猶不耕而獲割不苗而畬田無
功得物是其凶也引之者證貪財之事方氏慤曰

禮之先幣帛言物以禮為先也孟子謂恭敬者幣之
未將是矣禮者事之象幣帛者祿之象故曰欲民之
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徇利而忘義故曰則
民利無辭與表記無辭不相接也之無辭同行情則
檀弓所謂直情而徑行是也無辭則失取與之名行

情則失利欲之節是非廉讓之道也故曰則民爭辭必相見而後伸故主人有故而弗能見饋者則不視其饋慮其無名故也蓋凡納物者必視其多寡是否而後納之故貴祿而賤行者不以行事為先也

案鄭注云或作禮之先辭而後幣帛今以下文攷之甚是蓋辭者行禮之辭如辭曰餽贐辭曰聞戒有所處則禮也若無辭而以幣帛來是貨之也弗能見不可見而以疾辭也今易作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

往此直言凶以義斷之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田一歲曰蓄二歲曰畬三歲曰新
田

辨正孔氏穎達曰爾雅作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孫
炎云蓄始殺草木新田新成柔田畬舒緩也此注誤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穢
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
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

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穢音劑葑芳容

反菲芳尾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不與民爭利也詩言獲者之遺
餘摺拾所以為利食時謂食四時之膳也力猶務也
天子諸侯有秩膳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
羊是無故不殺之葑蔓菁也陳宋間謂之葑菲當類
也下體謂其根也采葑菲之菜者采其葉而可食無
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苦則棄之并取之是盡利也

案朱

子曰葑菲根莖皆可食根有時而美惡故孔疏云根善無並取其根不盡利也根惡無並棄其葉不求備也詩有二義此

孔氏穎達曰此明貴義輕利以坊

民之事言君子不盡竭其利當以餘利遺與民也詩小雅大田之詩刺幽王無道矜寡不能自存故陳明王之時田稼既多有遺秉與寡婦捃拾以為利引證以利遺民也人君食四時之膳不更用力求珍羞大夫無故不得殺羊坐其皮士無故不得殺犬坐其皮皆不貪其利以厚已也詩邶風谷風篇記者斷章

云采此葑菲之菜但采其葉無得並采其下體之根
莖則是不盡取其利也 王氏安石曰於物有所遺

則為不盡利於事有所遺則為不盡察貴者之道也

陳氏澔曰谷風詩意與此所引之意不同此引以
為不盡利之喻

存疑鄭氏康成曰此詩乃故親今疏者言人之交當
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能如
此則德美之音不離令名我願與女同死矣

辨正孔氏穎達日記引詩本明無盡利之事當云上
無盡利於民則道德之音無有乖違已可及君同至
於死鄭注記時未見毛傳乃別生一義以為交友相
與故云故親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
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
此坊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
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藝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

之何必告父母

別並必列反取七樹反從子容反告音谷陳氏澔曰以此坊民以下十一字

舊本在詩云之上今以類推之當在所引詩下

正義鄭氏康成曰淫猶貪也章明也嫌疑也重男

女之會所以遠別之於禽獸也有幣者必有媒有媒

者不必有幣仲春之月會男女之時不必待幣也獻

猶進也

孔疏自進其身以求男

伐柯伐木以為柯也克能也藝

猶樹也言取妻之法必有媒如伐柯之必須斧也取

妻之道必告父母如樹麻當先易治其田孔氏穎

達曰詩齊風南山篇刺齊襄公與妹文姜通淫之事

案今齊風作析薪如之何
伐柯在幽風或引者誤

存疑鄭氏康成曰橫從橫行治其田也

案從直也詩東南其畝南其畝為從東其畝為橫

總論孔氏穎達曰自此至篇末總坊男女淫奔之事
夫婦重慎之義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
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

卒

取七樹反
去起呂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厚猶遠也妾言買者賤之也士庶之妾多有不知其姓者吳太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且字

孔疏既筭而字當云伯姬季姬今云孟子故知且字

案且者聊苟之意姑為此字

孔氏穎達曰此坊民取同姓為妻

之事妾賤不知其所生本姓但卜其姓吉乃取之依春秋例此吳女當云夫人姬氏至自吳薨當云夫人

姬氏薨以諱取同姓故不稱夫人之姓而但曰吳又沒其薨也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繆與穆通

正義鄭氏康成曰交爵謂相獻酢陽侯繆侯其國未聞大饗饗諸侯來朝者也夫人之禮使人攝

孔疏王饗諸侯

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

孔氏穎達曰此坊男女

非因祭祀不得相聚會也唯祭時男女乃得交爵故

特牲饋食禮云主婦獻尸尸酢主婦是交爵也陽侯

繆侯是兩君之諡

案陽一作煬諡法好內違禮曰煬名與實爽曰繆

未聞是

何國君大饗之時夫人與君同饗賓繆侯及夫人共
出饗賓陽侯見繆侯夫人之美乃殺繆侯而取其夫
人故大饗廢此禮不使夫人得與也以此言之則陽
侯以前大饗夫人出饗鄰國之君得男女交爵此云
非祭男女不交爵者謂侯伯子男及卿大夫士祭乃
交爵若王於上公及上公相饗時后與夫人亦男女

交爵與裸同也故大行人云上公之禮王禮再裸而
酢是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陽侯繆侯同姓也以貪夫人之色

至殺君而立

孔疏謂篡其君而自立也

案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但辨其同姓與否猶膚
末也此直小說家不經語耳陽之與繆為當饗時殺
之與殺其君竊其夫人繆之臣民安然聽之一國之
衆不敵一夫非情也如異時而殺之必先滅其國然

後君可得而殺夫人可得而取若楚成滅息以息媯歸是矣此又非饗之罪也且大饗有二焉兩君相見男女雜沓古有是禮乎無也豈謂懲陽繆哉至廟中大饗古未有同為國君而來朝助祭者設或有是必其強弱大小萬萬不敵而後屈體事之殺與竊惡乎敢萬一果殺與竊矣廟中之禮夫婦同之所以備外內之官孝子所以饗親也馬或僨車而駕車者不廢馬因陽繆而廢夫人之禮是懲噎而廢食也可乎哉

大抵春秋而後戰國及秦禮失而祭愈弛饗廢夫人
由怠於祭祀致之作書者不考本末附會不經又使
若出於夫子之言其勇於誣聖明矣此數者不可以
不辨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
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
民猶以色厚于德

見賢遍反辟讀
避遠於萬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見謂睹其材藝也同志為友大

故喪病也 徐氏師曾曰以避遠者以避嫌故遠之也朋友之交以下謂凡朋友皆然不止謂寡婦之子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自此至於族一節更申明男女相遠又坊人同姓淫泆之事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

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佚而亂于族

好下並去聲佚音逸

遠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好德如好色此句似不足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疾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不下漁色謂不內取於國中也內取國中為下漁色昏禮始納采謂采擇其可者國君而內取象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也不親者不以手相與也內則曰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

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御者在右前左手則身微偕
之也女子十年不出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
子共席而坐遠別也案此男子謂父及兄弟兄
弟之子也反謂歸寧時不夜
哭嫌思人道也不問其疾嫌媚略之也問增損而已
亂族犯非妃匹也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
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迎魚敬反
見音現

正義鄭氏康成曰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為外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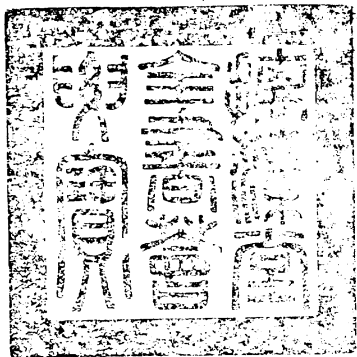
妻之母為外姑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母
違宮事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九年春
二月伯姬歸於宋夏五月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
宋共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也 孔氏穎達曰
恐事之違恐此女於昏事乖違 成氏伯璵曰婦人
謂夫之父母曰舅姑男子謂妻之父母亦曰舅姑但
加外字耳此即假借其名非正也

案恐事之違重父母敬恭順命以示教上與男家幣

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同義鄭單舉戒辭孔謂
恐女與昏事乖違似未盡此上六章皆記男女之坊
也坊記而以男女之道終歸本造端之義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六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錄監生臣程蓮孫

謄錄舉人臣張慎和